

寒儿：（哭，摇老三）爸爸，你没有死呀！没有死呀！

老三：（又像自言自语）我没有死，也和死了一样！寒儿，你放开我！（但又不忍丢开寒儿，抚摸寒儿）寒儿，你以后要好好读书，孝顺你的母亲，尊敬你的哥哥，长大了要好好做人，在社会上好好做一点事情，不要像你的爸爸一样，走错了一步，就永远无法挽救了！

寒儿：（哭，拉老三）爸爸，我们回去吧！我和哥哥都是你的儿子呀！

老三：寒儿，你还小，有好多事情你还不懂得！你看你哥哥的眼中还有我吗？我还有脸和你们住在一起吗？

寒儿：爸爸，你难道连妈妈也不要了吗？

老三：傻孩子！你妈妈和我一样，都是不中用的人！我做了太多对不起你妈妈的事情，我再也没有脸见她！

寒儿：那么，爸爸，你一定是去和那个阿姨住在一起啦！

老三：（苦笑）你那个下江阿姨！（笑中带泪）寒儿，你那个阿姨早跟人家跑啦！

寒儿：跑啦？爸爸，阿姨不是那种人呀！

老三：（又像自言自语）她走了好！走了好！我有什么权利还要连累她！这些苦果，都是我自己种的！我现在只有去吃我种下的苦

果，才能减轻一点我的罪过！寒儿，你自己回去吧！

寒儿：爸爸，你自己要到什么地方去呢？

老三：（茫然视天）我也不知道我要去什么地方！

（狠起心，转身，示意寒儿离开）寒儿，你去吧，你就当你的爸爸已经死了！

寒儿：（哭着拉着老三手）爸爸！爸爸！你没有死！你没有死！

（此时清儿已经从右门进来，看见寒儿的样子，心中十分愤怒，立即去拉开寒儿。）

清儿：寒儿，妈妈正在各处找你，走，跟我回去！

寒儿：哥哥，爸爸要走啦，怎么办呀！哥哥！

清儿：哼，让他走！（大声）走了好！

（清儿强拉寒儿，向右门走去，寒儿犹自喊着：“爸爸！爸爸！”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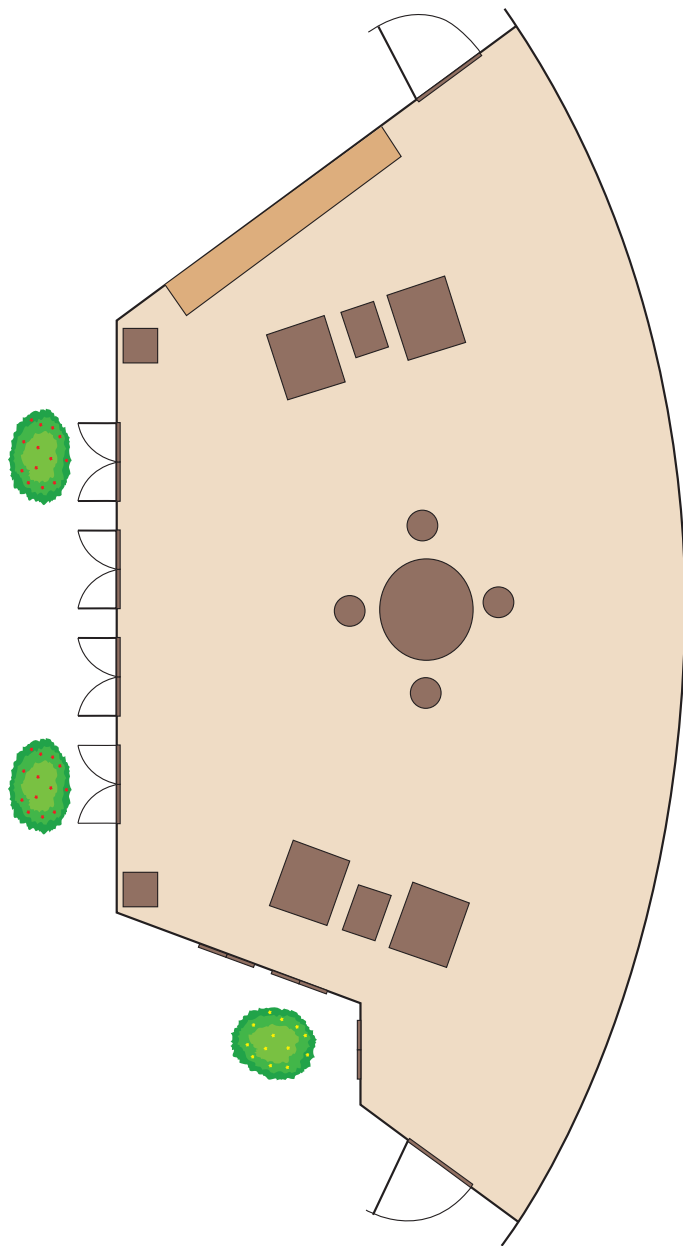
（老三茫茫然，像做梦似地内心愧疚万状，又像有着去上十字架的心情¹⁴，向大厅门外走去。）

（幕落。）

¹⁴ 有着去上十字架的心情：抱着赎罪的心情。



第二幕布景 憩园客厅透视图



第二幕布景 憩园客厅平面图

第二幕

- 时间：**第一幕的半年以后。上午。
- 地点：**憩园的客厅。（但比杨家住时要整洁豪华得多）
- 人物：**黎先生（剧中称黎）
姚国栋
老文
赵青云（剧中称青云）
杨寒儿
万昭华：第一次出场时，穿淡青色旗袍，灰绒线衫^①，烫头发。第二次出场仍是那身服装，不必换衣，以表示她的淡泊气质。（剧中称万）
姚小虎：穿咖啡色西装上衣，黄咔叽^②长裤，衬衫雪白，领带栗红，头发光鉴而整齐。（剧中称小虎）
周嫂
杨老三
李老汉

① 绒线衫：绒线编织成的长袖衣，类似现在的毛衣。

② 咔叽：英文 khaki 的音译，一种主要由棉、毛和化学纤维混纺而成的斜纹布，质地较密较厚。现译作“卡其”。



扫描二维码，查看绒线衫和咋叽的照片。



（幕启。姚国栋手提着黎的皮箱，黎紧随着姚，同时从厅门进来。）

姚：（手提皮箱）喂，老黎，你看我这个家，住在这里，嘿，不比你住在那间又小又臭的旅馆要好得多？让你搬来住，你还摆你的架子！

黎：你又开玩笑啦！我哪敢摆什么架子，只是怕太麻烦你们！

姚：吓！我们是小学、中学、大学的老同学啦！你回来了，不住到我家，简直是不给我面子！（自言自语）噯，奇怪啦，怎么一个人也没有！（大声）老文！老文！（没有回答，姚又走近窗口处大喊）赵青云！赵青云！（仍没有回答。）

黎：（见姚仍提着皮箱，过意不去。）箱子给我吧！

姚：（害怕皮箱被黎抢去似地）不要紧，不要紧！（大喊）赵青云！老文！

（忽然由窗外传来吵闹及脚步奔逃的声音。）

赵青云：“臭小子，你往哪里跑！”寒儿：“我为什么要跑？可恶！”老文：“唉，唉！唉！别吵，别吵！”赵青云：“拉紧

- 他，拉紧他！”……)
- 姚 : (惊讶) 噯，谁在花园里吵架？
(他的话刚说完，老文，赵青云和寒儿已由左门进来。赵青云双手紧紧地抓着寒儿，看样子是怕寒儿逃跑似地。)
- 寒儿 : (不断用力挣扎，大声嚷叫) 我还是要来的！你们把我赶出去，我还是要来的！
(忽然抬头看见姚国栋，气愤地瞪了姚一眼，却不讲话。赵青云仍抓着寒儿不放手。)
- 老文、青云 : (同声，恭敬) 老爷！
- 姚 : (微笑对寒儿) 怎么，你又跑进来了？
- 寒儿 : (倔强) 这是我自己的房子，我怎么进来不得？
- 姚 : (对赵青云) 赵青云，把黎先生的箱子拿进下花厅去，告诉周嫂把下花厅打扫一下，黎先生要住在这儿。
- 青云 : 是，老爷！(又看了寒儿一眼，只好放开双手，接过箱子，由右门下。)
- 姚 : (对老文) 老文，你去对太太说，我请了一位好朋友来住，要她检^③两床干净的铺盖^④出来，喊人在下花厅铺一张床。脸盆、茶壶同别的东西都预备好。
- 老文 : 是，老爷！(由右门退下。)

③ 检：旧时意思同“捡”，现应写作“捡”。

④ 铺盖(pūgai)：褥子和被子。

（寒儿不讲话，也不走，只是嘟着嘴瞪视着姚。）

姚：（对黎）你是作家，（指寒儿）这正好是你的写作材料。来，来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。

（笑着，提高声音，指寒儿）这位是杨少爷，就是这个公馆的旧主人。（指黎）这位是黎先生，小说家！

寒儿：（用疑惑、仇恨的眼光，向黎扫视一下，不理黎，然后双手插进裤袋，大人口气对姚）怎么今天你不赶我走？你在玩什么把戏？

姚：（不生气，笑嘻嘻）今天碰巧黎先生在这儿，我介绍他跟你认识。其实，你也太不讲理了，房子既然卖给了别人，就是别人的东西，为什么还要常常进来惹麻烦呢？

寒儿：（生气，满脸通红）房子是他们卖的。我又没有卖过，我当然来得，我来，又不弄坏你的东西，我不过折几枝花。（指窗外）这些花，反正你们也不看，我折两枝，也算不了什么。就这样小器！

姚：那么，你为什么老是跟我的听差⁵吵架？

寒儿：（生气，说话更快）他们不讲理。我进来给他们看见，他们就拖我出去。他们说我来偷东西。真混账！我房子都让他们卖了，还稀罕你家里这点东西？

5 听差(chāi): 旧时指在机关或有钱人家里做勤杂工作的男仆人。

- 姚：你让他们卖掉房子？话倒说得漂亮！啊！其实，你就不让他们卖，他们还是要卖的！（不禁自笑起来）有趣得很！有趣得很！嘿！你今年几岁了？
- 寒儿：（顶嘴）我多少岁跟你有什么相干？（气恼，掉头。）
（赵青云在他们讲话时已上，此时才插嘴。）
- 青云：（对姚）老爷，周嫂正在打扫下花厅，老爷要不要进去看看？
- 姚：（对赵青云）嗯，你去吧！
- 青云：（指寒儿）这个小娃儿……
- 姚：（打断赵青云话）让他在这里跟黎先生谈谈也好！（欲走，对黎）老黎，你可以跟他谈谈，可不要放过这个写作的好材料啊！
（笑着由右门下。）
（赵青云随姚下。）
（黎望着寒儿，寒儿已消去敌意，但仍用着怀疑的眼光，看着黎。）
- 黎：你请坐吧！
（寒儿不动，亦不答话。）
- 黎：（和气）你今年几岁了？
- 寒儿：（低声自语似地）十三岁。（忽然走到黎的面前，闪着眼睛，伸手拉黎的膀子，央求地说）请你给我折枝茶花好不好？（指窗外。）
- 黎：（顺着寒儿手指的方向，向窗外望去，指

茶花)就是那个?

寒儿: (着急)求求你,请你折一枝给我,快一点!等一会儿他们又来了!

(黎微笑,探身窗口处,折了一枝茶花,上有四朵红花,交给寒儿。)

寒儿: (慌忙接过茶花,高兴地笑着)谢谢你!
(慌慌忙忙鞠了一个躬,转身向门外跑去。)

黎: 噯,等一下!等一下!(追前几步,见寒儿已去远,只好停止。自言自语)真古怪!
(摇头)这孩子真古怪!

(姚在前,万昭华在后,从右角门进来,但黎并未发现,只是在摇头,思索。)

姚: 喂,老黎,怎么只你一个人?那个小孩什么时候走的?你跟他谈了些什么话?

黎: (掉过头来)你们都走了,当然只有我一个人……(话未说完,忽见万昭华,只好把未完的话咽下去。)

姚: (紧接着说)来来来,我给你们介绍。
(指万)这是我太太,她叫万昭华。(万微笑,点头)你以后就喊她昭华好了!
(指黎)这就是我常常向你讲起的老黎!这次他回来,是准备写一部巨著的。

黎: (不好意思)哪里是什么巨著!不过随便写点东西罢了。姚太太不要见笑!

万: 你太谦虚了。我常常听他讲起你黎先生。黎先生住在这儿,我们不会招待,恐怕有

怠慢的地方……

姚：（打断万话，指黎）这个人最怕受招待，我们让他自由，安顿他在下花厅内，不去管他就可以了！

万：虽说是你的老同学，黎先生究竟是客人啊！你看（对姚），黎先生来了老半天了，连杯茶也没有倒！（倒茶。）

黎：谢谢你，姚太太！我自己来！我自己来！（黎接茶。）

姚：（大笑）喂，老黎，从我在街上看到你，一直到现在，今天你头一次讲出了一个“姚”字。你没有喊过我的名字，也没有喊过我的姓，我还怕你，连我叫什么都忘记了！

黎：（笑）你那个伟大的名字，姚国栋，我怎会忘记！

姚：（笑）名字是我父亲起的，我自己负不了责，你也不必挖苦我。其实，我父亲也不见得就有什么用意。（笑）譬如说，日本人就给他的儿子起名龟太郎，难道要他儿子做乌龟吗？

黎：（笑）当然啊！他希望他儿子像乌龟那样长寿！（姚黎均笑）嗯，还有你的大号诵诗，不知是不是要你读一辈子的诗？

姚：（摊双手）读诗？唉，老黎，我读了四年大学文科，算是白读啦，自从离开了大

学，不要说是读诗，老实说，我连什么书都没有翻过！

黎：（指书架）那么，你摆这么多的线装书做什么？

姚：噯，摆样子看看罢啦！这些，都是杨家的藏书，是连这座公馆，一齐向杨家买过来的。（忽然忆起）喂！你刚才和那个杨家小孩子谈了些什么？

黎：杨家那个小孩子真有点古怪，他只是问我要了一枝茶花，回头就跑了，什么话也没有问出来。

万：黎先生，杨家那个孩子，我倒见过了好多次，每次来都是要几枝茶花，人长得很清秀，很聪明，我倒满喜欢这个孩子。（对姚）国栋，（微笑）我曾经想过，假如可能，我真想把这座花园送还给他们杨家！

姚：（笑）你的想法老是那么天真！（对黎）噯，老黎，昭华这个人呀，就是心肠太软，不瞒你说，她看了你从前写的小说，曾经哭了好几次哩！

万：（不好意思，但仍大方，微笑）和黎先生是初次见面，你就说起我来啦！

黎：我的东西写得那么糟，不知道姚太太也居然会看它！



- 姚： 哈，你还说糟，凡是写的东西，她差不多都看过。（忽然想起小虎）噯！（对万）昭华，小虎怎么还没有回来？
- 万： 我打发老李接他去了，已经去了好久，应该快回来了。
- 黎： 小虎？是不是你们家的小少爷？
- 姚： （笑）噯，犬子！犬子！
- 黎： 他不在家，上哪儿去了？
- 姚： 到他外婆家去了，他外婆嘛，特别喜欢这个外孙。
（“爸爸！爸爸！”小虎尚未出场，在门口就大声喊着，紧接着由大门跑着、跳着进来。）
- 姚： 正在说你（爱怜地，抚摸小虎的头），你就回来了。你外婆家玩得好吗？

- 小虎：好极了！爸爸！我跟表哥他们又下棋，又打牌。明天是星期天，不是老李拼命催，我还不想回来。外婆叫我明天还要去，说下回不必老李去接，他们家的车子会送我回来。
- 姚：好，好！下回你去，就不打发车子接你，让你玩个痛快。噯，你回来啦，连妈也不喊一声！
- 小虎：（抬头看了万一眼，低声地）妈！（又把脸掉开了。）
- 万：（虽看出小虎的不愉快神情，仍然微笑着，柔声地说）小虎，你还没有招呼客人哩，这是你黎叔叔！
- 姚：（推小虎肩膀）去，去，你去给黎叔叔行个礼。
- 小虎：（慢吞吞地走近两步，向黎鞠躬，声音含糊）黎叔叔！
- 黎：（微笑）哇！长得这么高了！
- 姚：老黎，你看，他像不像我？这是我的第二个宝贝。
- 黎：（笑）第二个宝贝？（抬头看万，问姚）那么，第一个宝贝当然是——
（万脸微红，低首。）
- 姚：（打断黎话）噯，那还用说！（推小虎）你再走过去一点，让黎叔叔看清楚一点！

- 小虎：（向前又走了两步，露出毫不在乎的神气动了动头，要笑不笑地，抄⁶着手站在黎面前）看吧！（还带着傲慢、轻蔑⁷的眼光打量黎。）
- 姚：（追问黎）像不像？
- 黎：真像！（犹疑着，沉默二秒钟）……真像！不过，我觉得——
- 姚：（打断黎话，满脸笑容）谁见了小虎，都说百分之百地像我！（对小虎）噯，你肚子饿不饿？要不要你妈再给你弄点东西吃？
- 小虎：我不饿。（忽然跑过去拉着姚手，撒娇要求）爸爸！今天我和表哥打牌，输了一百五十块钱，你还我。
- 姚：好，好！等一会你在你妈那儿拿两百块钱去。今天……
- 小虎：（不等姚说完，立即侧过头，亲热地喊万）妈，你等一会要给我啊！
- 万：我回去就拿给你！你看，好多天你都没有温习功课了。来，我给你回去换件衣服，先去温习温习你的功课。
- 小虎：（嘴一撇，眼睛一眨，抱怨）又是温习功课，早知道我在外婆家不回来了！
- 万：（微笑，忍声）来，来，我们快去换衣

6 抄：两手在胸前相互插在袖筒里或两臂交叉放在胸前。

7 轻蔑(miè)：轻视，不看在眼里。

服。你瞧，黎叔叔要笑你哪！

（万半哄半催地，拉着小虎由右门下。）

姚：（看着万及小虎下，意气自得）喂，老黎，你看我这个家够幸福吧！

黎：（微笑）这么豪华宽敞的房子，那么贤慧美丽的太太，还有，你爸爸留给你的一千多亩稻田，当然是幸福哪！

姚：（并未听出黎的话中含意）噯，老黎，这次你回来，我劝你快结婚吧。有个家，心也要安定些。

（黎微笑不语。）

姚：你不要老是做恋爱的梦，那全是你们小说家的空想。你看我跟昭华也没有谈过恋爱，还不是别人介绍才认识的。可是，结了婚，我们过得很好。

黎：我听说你们原是亲戚。

姚：虽说是亲戚，可是隔得很远。我们素来就少见面。（走近两步，轻声）说真心话，老黎，我对她比头一个太太满意得多！

黎：你如今生活这么满意，噯，国栋，五年前，我们在上海分别时，你不是对我说过：你要写一本惊天动地的悲剧，要写出英雄烈士的伟迹吗？你现在写了多少字了？

姚：（哈哈大笑）你记性真好。我们在上海分别后，我做了三年教授、两年官，老实说，做教授、做官呀，全是无聊的玩意。

做教授吗，受校长的气；做官吗，受上司的气。所以嘛，我干脆回来吃我爸爸留给我的稻田。本来嘛，我回家以后，想写一部伟大的小说，垂名后世。噯，老弟，不瞒你说，我在家中整整写了两年，足足写坏了几千张稿纸，还没有整整齐齐地写上两万个字——我没有这个本领。我后来又想拿起笔翻译一点法国文学作品，也不成。我译雨果⁸的小说，雨果那么漂亮的文章，我一译出来，连话也不像。丢开原书念译文，连自己也念不成句。一本《九十三年》⁹，我译了两章就丢开了。从此死了心，向你老弟认输，以后再也不吹牛了。

黎：那么，你现在在家不是很清闲吗？

姚：唉，我生来是劳苦的命，不知道的人都羡慕我的福气，其实呢，我一天到晚，忙得马不停蹄……

黎：（笑）你忙些什么呢？

姚：喏，（数指头）今天这个请客，明天那个宴会，忽然间又要去参加什么庆祝会啦，

⁸ 雨果：19世纪法国的著名作家(Victor Marie Hugo)，主要作品有《巴黎圣母院》《悲惨世界》等。

⁹ 《九十三年》：英文书名为Ninety-Three，也译作《九三年》，雨果的最后一部小说，以三个小孩的遭遇为核心，写他们种种的思想矛盾。

娱乐会啦，还有，小虎的外婆又喜欢和我打打小牌，我简直觉得我分身乏术。

黎：啊！你这些忙呀，叫做“无事忙”！

姚：（笑）是呀，无事忙，才是真忙！（忽然想起）爰，我得向昭华说一声，今天晚上多添几样菜，给你接风。对喝两杯！

黎：爰，我又不会喝！你这样铺张，反而叫我住不下去啦！

姚：啫，家常便饭嘛，还客气什么！（不等黎回答，拉长脖子喊叫）老文，老文！（老文在内应：“是，老爷！”）你去把周嫂也叫来！（老文内应：“是，老爷！”）我把他们叫来，给你认识认识，你以后有什么事情，只管吩咐他们好了！

姚：（老文及周嫂由右门上，同声喊：“老爷！”）（指黎）这位是黎先生，以后黎先生有什么事，你们照他的话去办就可以了！

（老文及周嫂应：“是，老爷！”）

姚：（对黎）这位是老文，在我家已经三十几年了；这位是周嫂。有话尽管吩咐他们。爰，你先坐一坐，我去同昭华说一声！

黎：你不要太客气啦，我是在外边跑惯的人，你招待我，我还不舒服哩！

姚：啫，这哪里是招待！你坐，你坐，我回头就来！回头就来！（由右门下。）

黎：周嫂，麻烦你把我的行李随便整一整。箱

- 子内的几本书，放在桌子上就可以了！
- 周嫂：是，黎老爷。还有，黎老爷，你早上吃什么早点？
- 黎：嘿，随便，随便。假如我起身晚，和午饭一齐吃也没有关系。（忽然小虎在内大叫：“周嫂！周嫂！”）
- 周嫂：（大声回答）来啦！来啦！（抱怨，不屑，生气）唉，他一回到家，就弄得鸡犬不宁。
- 黎：你是说小虎？
- 周嫂：不是他还有谁？他是我们家的小老虎！小皇帝！
- 小虎：（在右门口出现，大叫）周嫂！你死啦，还不快来！
- 周嫂：来啦！来啦！（慌忙与小虎下。）
（黎颇感意外，微笑，摇头。）
- 老文：（端洗脸水由右门上）黎老爷，没办法！小虎这孩子越长大越不像话。他妈是后娘，管不了他，也没法管他；老爷呢，一天太忙。黎老爷，你先洗洗脸吧！
- 黎：（笑）噯，老文，以后你叫我黎先生好了！
- 老文：黎老爷，我们是底下人¹⁰，哪敢这么称呼你！
- 黎：噯，你和别人不同，你是老人家啦！
- 老文：是！以后就依老爷的话，哦，黎先生！

¹⁰ 底下人：旧时指仆人。

黎：（用手巾揩脸，边说）听姚先生说，你在姚家帮了三十多年啦！

老文：（喜形于色）是呀，我是看着我们老爷长大的。（黎揩面，听老文讲话）我们老爷为人再好也没有了，心地好，做事待人厚道，就跟老太爷一模一样！

黎：（揩手）你们太太呢？

老文：是说现在这位太太吗？

（黎点头。）

老文：太太过门三年啦，从来没有骂过我们半句。她没有过门的时候，人人都说她是新派人物¹¹，怕她花样¹²多。她过来了，大家都夸奖她好。她心地跟她的相貌一样，脸上一天总是挂着笑容。她特别看得起我们，说我们是姚家老家人¹³，她有些事情还要问我们哩。我们侍候这样的老爷太太，是我们底下人的福气。

黎：（洗完脸）啊！你们头一位太太呢？

老文：（轻声）黎老——啊，黎先生，不是我们底下人胡言乱语，前头太太比这位差得太多，真赶不上，前头太太留下了一位少爷，就是刚才那位虎少爷。

① 新派人物：指在旧社会中作风比较新潮的人，含贬义。

② 花样：花招儿。

③ 家人：旧时指仆人。

- 黎：你们的少爷，相貌跟你们老爷一模一样。
- 老文：不过，脾气却跟老爷完全两样——（忽然发觉此话不对，连忙看门外，不再说下去。）
- 黎：不要紧，你有话尽管跟我说，我不会告诉人。你坐吧！你说得不错，我也看得出来，你们少爷对你们太太不大好。你坐吧！
- 老文：黎——黎先生，你太客气了，我们哪儿敢坐。虎少爷生来脾气就大，不要说对他后娘，就是对他亲生娘也不好。他外婆太宠他，老爷也太宠他，我们太太拿他简直没有办法。（轻声）我听周嫂说，太太为他的事还哭过好几回哩；可是我们老爷一点也不晓得！
- 黎：啊！他外婆家一定很有钱，是不是？
- 老文：虎少爷外婆家姓赵，是这里有名的大财主！不过，不过——
- 黎：（笑）不过没有什么家教是不是？
- 老文：（笑）嘿嘿，我们底下人不敢随便说老爷的亲戚，不过，虎少爷一到赵家，成天和表哥表弟赌博玩钱，总不是好的事情。
- 黎：你老爷不知道吗？
- 老文：黎先生，我们老爷什么事都好，就是对虎少爷的事有点糊涂。老爷总说他小，玩一玩没有关系！其实，现在十四岁啦，留了好几年级，还在读小学四年级哩！
- 黎：啊，看样子才不过十一岁吧！

- 老文：心思多的人不肯长！有什么办法！
- 黎：昨天那个杨家少爷也不过这个年纪……
- 老文：（抢着接口）杨家少爷？我们晓得就是刚才你给他折花的那个孩子。他家里从前很阔，听说比我们老爷还有钱，现在败了，不过饭还吃得起。我听见看门的李老汉说，人家杨少爷还不满十三岁，已经上了两年中学，每次考试都中头二三名呢！
- 黎：既然杨家少爷书读得那么好，家里也不是太穷，为什么常常要来折花，在外边也可以买得到呀！
- 老文：唉！黎先生，这个道理我们也实在不明白；问起李老汉，他也不肯说。多说两句，他就流眼泪。
- 黎：你说的李老汉，（指门外）就是那位看门的老先生？
- 老文：是呀，就是他。李老汉原先是杨家的老家人，后来杨家卖掉公馆，就把他推荐给我们老爷。人倒是很忠实牢靠¹⁴。昨天他还跟我讲过情，说是只要老爷不晓得，又没有给赵青云看见，就让杨少爷来折几枝花吧。我们倒有点不好意思。我们太太也说过，折几枝花算什么，反正我们家有的是花，人家喜欢，就送他几枝。

¹⁴ 牢靠：稳妥可靠。

- 黎：（笑）为什么刚才你们又不让他折花？
- 老文：（苦笑）黎先生，现在是赵青云打扫花园，他顶讨厌别人跑进花园。老爷也吩咐过不要放杨少爷进来，说是怕把我们少爷教坏了。所以，赵青云一碰到杨少爷，总要吵嘴。一个要赶，一个不肯走。偏偏杨少爷人虽小，力气倒不小，嘴又会讲话。有时候赵青云拿他没办法，我们碰到，只好去帮忙！
- 黎：你们老爷怕虎少爷会跟着杨少爷学坏，是不是他们常在一块儿玩？
- 老文：我们虎少爷怎么肯跟杨少爷一块玩？他顶势利了，从来没有正眼看过我们，从来不肯好好地跟我们讲一句话。他只知道和他的表兄表弟玩，因为他们比老爷更有钱！
- 黎：啊！这样说来，你们太太也没法管你们虎少爷啦！
- 老文：黎先生，我们太太是做后娘的，哪里能管得了他？赵家的外老太太和两位舅太太，不但在外头讲闲话，还教唆¹⁵虎少爷跟太太为难。老爷却一点也不管。
- 黎：你们太太的处境的确也太苦了，真想不到！
- 老文：（叹气）唉！我们只希望老太爷的阴灵保佑，让太太添两位小少爷，将来大起来，

¹⁵ 教唆：怂恿、唆使（别人做坏事）。

做大事情，给她出一口气！

黎：（站起来，在屋子走动）唉，我得想法劝劝你们老爷！

老文：（端了洗脸水，欲走出，走了两步，又停止，央求）黎先生，这些话请你千万不要告诉旁人啊！

黎：（安慰）你放心，我绝不会告诉人的。

老文：谢谢你啦，我今天总算把心里头的話全讲出来啦。黎先生，我们虽是没有读过书的底下人，我们也晓得好歹，明白是非。我们心里头也很难过。我们也是人啊！（用袖子揩眼泪，伤感地由左门下。）

（姚万由右门同上。万在前，姚在后。）

黎：姚太太，国栋，请坐！（万坐下。）

姚：（不待坐下）爰，老黎，为了给你接风，这顿晚饭可真费了我不少的脑筋，炒牛肉，怕辣椒太多；煮罗汉斋，怕你嫌太淡；红烧蹄膀，又怕太腻……

黎：（阻止）爰！爰，什么都不用准备，稀饭，面包，一碟青菜，就可以了！

万：（笑）那怎么可以？今天是头一顿饭，周嫂已经在准备了！以后，你要吃什么就随你的意思！

黎：好，好，好，以后千万可不要这样！

姚：老黎，今天遇见了你，我才发觉我自己不过是现时代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粗人！（摇头）

唉，这不是我的错，是这个时代的错误！

黎：（笑）不是时代的错误，是你的环境太好啦！

姚：（立定新志愿似的）对，你说得对！所以嘛，从今天起，我要决心为社会上贡献一分力量，为地方上谋一些福利，我要——（不知下句如何说起。）

万：（笑）他的志愿太多，一件也没有做出来！

姚：（叹气）天生我材必有用！喂，老黎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我才能发挥我的满腹经纶¹⁶（拍肚子）！

（赵青云由厅门上。）

青云：老爷！

姚：嗯，有什么事吗？

青云：赵外老太太打发人来接老爷和虎少爷过去吃饭，还说有要紧的事同老爷商量。

姚：知道啦！知道啦！（赵青云下）你们看，我怎么会不忙？有朋自远方来，刚要为你接风；赵家又要找我去商量什么要紧的事，（摇头）我刚才说我分身乏术，你们现在看是不是？

黎：国栋，我们是老朋友，你们有事你们去办吧！反正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日子多得很！

姚：就这样吧！（对万）昭华，今天的晚饭，你陪着老黎吃吧！（对黎）老朋友，多多

¹⁶ 满腹经纶：形容人很有政治才能或很有才学。

包涵！唉，你不知道赵家老太太的脾气有多么古怪，我要是不去呀，下一次我就不用想进他们赵家的门！

黎：（颇奇怪）怎么，你太太不去？

姚：（颇为尴尬）昭华最怕应酬！其次，那位外老太太说是一见昭华，就想起她死去的女儿，所以吗，每次都是我同小虎两个人去。

黎：啊！你要去，现在就去吧！

姚：好，好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！（走近右门对内喊）小虎！小虎！

小虎：（几乎是跳跃着进来）爸爸！

姚：这一回，你可该高兴了！你外婆又派人来接你和我去啦！

小虎：（惊喜）真的？爸爸！

姚：当然是真的，爸爸什么时候对你说过假话。

万：国栋，小虎要不要换一换衣裳？

小虎：（看衣，身穿另一套西装）不要换啦！不要换啦！（拉姚衣）爸爸，现在就去！现在就去！

姚：好，好，好！现在就去！现在就去！喂，你还没有向妈妈和黎叔叔说声再见呢！

小虎：（着急地想走，所以马马虎虎地只是转了半个身，摆手）妈，再见！黎叔叔，再见！

万：（对姚）晚上回来，你记得把小虎带回来呀！

姚：明天反正是星期天，你让他多玩一天吧！

小虎：爸爸，你真好！（轻声）爸爸，妈刚才只

给了我两百块钱，还了表哥一百五，就只剩五十块了！

姚：（拍袋子）喏，有爸爸在，你还怕没有钱吗？（拉小虎欲下，回头对万）我要是回来得太晚，你就先睡啦！（对黎）喂，再见！老黎！

（黎随便地举手，轻声说：“再见！”姚及小虎，欢欢喜喜地由厅门下。）

万：（叹气）唉！国栋天天说忙，也不知他忙些什么事情！

黎：（摇头，微笑）他有那么多的应酬，怎么会不忙？姚太太，恕我说句笑话，还是像我这样的人好，没有钱，也没有应酬！

万：我最怕的就是应酬，国栋一天到晚都是应酬。

黎：那么姚太太在家里很忙吧？

万：不忙。闲得很。我们家里就只有三个人。用的底下人都很好，有什么事情，不用吩咐，他们会办得井井有条。我没有事，就看书消遣。黎先生的大作，我也读过几本。

黎：姚太太，我说的是真心话。我的书写得太坏了，不值得姚太太读。我倒很希望姚太太多加批评！

万：（诚恳，声调不高，吐字清楚，声音甜润）黎先生，你太客气了。你是国栋的好朋友，就不应该对我这样客气。国栋常常对我讲起你，他劝我多读你的书。我不配

批评你的大作。不过，我读了你的书，我相信你是个好人。我觉得国栋有你这样的朋友是他的福气。他认识人虽多，可是知己朋友实在太少。

黎：（态度不自然，心中不平静，但又没法直接表达自己的意思，只好唯唯应着）姚太太说得是，知己朋友也实在不容易找到……

万：黎先生，我总是这样想：写小说的人都怀有一种悲天悯人的菩萨心肠，不然一个人的肚里怎能容得下许多人的不幸？一个人笔下怎么能宣泄许多人的悲哀。所以，我想黎先生有一天一定可以给国栋帮忙，要是我们这样求你时，你一定不会拒绝……

黎：姚太太，你这又是客气话了，我能够给他帮什么忙呢？他不是过得很好吗？他的生活不知比我好多少倍！

万：黎先生，你一定懂得我的话，至少有一天你会懂的。我相信你们小说家看事情比平常人深得多。平常人只会看表面，你们还要发掘人心。

黎：（叹气）姚太太说得是，假如看得太深了，看到的还是痛苦多，欢乐少。

万：黎先生，我在你的小说中，看到了那么多痛苦与不幸。人世间的事情纵然苦多乐少，不见得事事如意。可是，你们写小说的人却可以给人间多添一点温暖，揩干每

只流泪的眼睛，让每个人欢笑。黎先生，我不知道我所说的对或不对？

黎：姚太太，你这一番话，说得我心中十分惭愧。我有时候想，我的半生，我的著作，我的计划，全是浪费。我为什么只是唠唠叨叨地对人述说那些悲惨的故事呢？我叫善良的人受苦，热诚的人灭亡，给不幸的人增添不幸。（颇有些自言自语了）是的，我为什么不能发散一点点热力减少人世的饥寒？为什么不去揩干每一只流泪的眼睛？为什么不让每个人欢笑呢？（对万）姚太太！（欢喜，高兴）你这一句话，真是不知给了我多么大的力量！我不知道该怎样谢谢你才好！

万：黎先生，你说得太过分了！

黎：（诚恳）不，不，不，一点也不过分！从今以后，我要重新改变我的看法，我要好好利用我的时间去多写一些东西。（又自言自语）对的，让每个人欢笑，揩干每一只流泪的眼睛！

（忽然，幕后又有了吵闹的声音。赵青云：“你跑，我看你往哪里跑？”然后是脚步奔跑声。先是杨老三惊鸿一瞥似地，从半开的厅门处匆忙奔过，衣衫褴褛。黎及万均已看到。）

黎：是谁？（没人回答。）

（杨寒儿紧接着由大门跑进客厅，看见黎与万，才松了一口气，拍拍胸口。黎及万起初都颇为吃惊。）

黎：

（高兴）寒儿！是你？

寒儿：

（鞠躬）黎先生！姚太太！

（赵青云气呼呼追了进来，一看见寒儿，马上双手抓紧了他。）



青云：

哼！我看你跑到哪儿去？

寒儿：

（生气）松手！松手！

万：

（仍然心平气和，语调斯文）赵青云，你出去吧！

- 青云：（楞¹⁷了一楞，只好放开双手）太太！（言语吞吐）不是我要抓他，这小娃儿老来和我捣乱！
- 万：嗯，我知道！我们花园中有那么多的花，他折几枝又有什么关系呢！
- 青云：不，不，太太，刚才我还看见好像有一个乞丐也跑了进来！
- 黎：（好奇）乞丐？
- 青云：不是乞丐，也差不多，一身脏兮兮的，却穿着一件长衫子。不知李老汉是怎么看门的，怎么都让他们混进来了。我正在花园拔草，一看见了，怕有人偷东西，就叫喊着过来追，好像那乞丐是在这客厅前边跑过去的，谁知一进来，又是这个小娃子！
- 黎：啊！（点头）我知道了！姚太太，（微笑）我想不会有什么事情！
- 万：（微笑）我也想不会有什么事情！赵青云，你还是去拔草吧！
- 青云：（指寒儿）这小娃儿！
- 万：我正要找他。（对赵）你去吧！
（赵青云应声：“是，太太！”怀着敌意的眼光看寒儿，无奈何由厅门退下。）
- 万：（慈爱地）杨少爷，你过来坐吧！
- 寒儿：姚太太，刚才我看见姚先生出去啦，我才

¹⁷ 楞：应写作“愣”。

- 敢偷偷进来向你和这位黎先生道谢！
- 万：你要花，有空时尽管来折去好了，不要怕底下人为难你！
- 寒儿：（又鞠躬）谢谢姚太太！
- 黎：寒儿，我心中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正要问你。我问你：你要那些花做什么？
- 寒儿：（一时语塞，不知如何回答）黎先生，黎先——生——
- 黎：寒儿，你们家中的事，我也知道了一点点，好像你有许多心事似地，对我们说说也没有关系！
- 寒儿：（眼红，揩泪）我不能说！我没法说！
- 黎：那么，刚才从这边（指大门）跑过去的那个人是谁？
- （寒儿摇头不答。）
- 万：（诚恳）杨少爷，我真想把这座花园和公馆还给你们！
- 寒儿：他们把公馆卖给了你们，我也不敢想再要这座公馆。这位黎先生，我相信也是好人。我只是求求你：能时常让我进来折几枝花，还有——
- 黎：还有，（指门外）也让那个人时常进来看看花园是不是？
- 寒儿：（无言回答）黎先生，姚太太，我要走了！
- 万：你要不要吃点东西才走，我去叫周嫂给你拿点东西吃，好不好？

- 寒儿： 谢谢你！姚太太！假如天底下的人都像你这样好就好啦。（鞠躬，回身就跑。）
- 黎： 爰，爰，别走！别走！（起身欲追，看见寒儿已走，只好颓然坐下。）这孩子一定有许多难言的苦衷，我看把李老汉叫来，也许能问出一点底细。
- 万： 我现在就去叫他！
- 黎： 你坐，你坐！我去，我去！（走近门口向外喊）老文，老文！（老文在内应：“来啦！来啦！”）你去把李老汉请来好不好？（老文内应道：“是，黎先生！”）（自言自语）杨家败啦！又不是没有饭吃，为什么这孩子要来折花？折给谁？（指大门）刚才那个人又是谁？乞丐？（摇头。）
- 万： 黎先生，是不是又可以写小说了？（微笑。）
- 黎： 国栋对我说过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写作材料。不过，我现在倒不是要写小说！（忽然发现另一件事情似地）姚太太，你不是说过“让每一个人欢笑”的话吗？（自言自语）这句话，也就是：（慢慢地说）同情、爱心与互助！姚太太，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？
- 万： 假如在你的小说中，充满了同情、爱心与互助，也许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欢笑！
- 黎： 小说只是小说，也许现在就用得着人类的同情、爱心与互助了。

(李老汉由厅门上。)

- 李：(恭敬)黎老爷，姚太太！是黎老爷叫我吗？
黎：以后叫我黎先生好了，他们都是这样叫我的。
李：是，黎先生！
黎：李老汉，你坐，你坐！（搬椅子请李坐。）
李：黎先生，我们底下人是站惯了的！
万：李老汉，你的年纪比我们都大，你坐下吧！
李：太太，谢谢你！我还是站着说话方便！
黎：李老汉，老文已向我说过，你是杨家的老家人了！
李：是呀，黎先生，太太！杨老太爷刚刚修好这座公馆，我就进来了。那是光绪三十四年，离现在三十多年了。我起先当大班抬轿子，后来跟人家打架，跌坏了腿，老太爷出钱给我医好，就叫我看门。
万：李老汉，杨家的人都好吗？
李：太太！老太爷十多年前就过世了。大老爷也死了快四年了。二老爷和四老爷，都在省城做生意，家境也过得好。就是三老爷家产全光啦，连口饭吃都很难。（摇头，叹气，摸胡须。）
黎：刚才来的那个小少爷，就是杨家的人吧？
李：是的，这是三老爷的小少爷。跟他父亲一样，很清秀，又很聪明，人又好强。三老爷小时候，老太爷顶喜欢他。可是不晓得怎样，三老爷给朋友带坏了，把家产败个

精光。

黎： 啊！（装作若无其事）那么，杨三老爷后来呢？

李： 后来，（揩泪）后来三太太、大少爷都和他吵嘴，他一赌气就出去不见了。这座公馆卖给了姚老爷，三老爷倒是半文钱也不肯要，他说：（揩眼泪）他太对不起他们的祖先……（抽泣着，说不下去。）

黎： 这么说来，杨三老爷现在没有和三太太在一起住啦？

李： 这个……我也不太清楚！

黎： 杨小少爷每次来折花，是不是送给他的父亲？

李： 这个……黎先生，我也不太清楚！

万： 李老汉，你是老实人！我们也不多问你，我们只是想，如何才能帮一帮杨家的小少爷和他的父亲！

李： 太太你说得是；可是——

黎： 可是，你杨家三老爷不愿意见人是不是？

李： 不，不，（摇头）我也不太清楚！

黎： 李老汉，你跟我们说出来吧，姚太太是一片好心！

李： （环顾左右，生怕别人听见似地，轻声）姚太太，李老汉先给你磕一个头！（爬在地上欲磕头。）

万： （连忙阻止李老汉磕头）你有话讲出来好了，千万别这样！

- 李：（揩泪，站起，叹气）三老爷现在埋名换姓，不愿意别人知道他是杨家的子孙，他说什么：苦果是他自己种的，他要去吃他种的苦果。这句话，我也不十分听得懂。可是，他如今没职业，没饭吃，没有家（抽泣），没有亲人，倒是真的，只有杨小少爷还认他是父亲——
- 黎：三老爷如今就住在附近是不是？
- 李：（点头）黎先生，你千万不要向赵青云他们说呀！
- 黎：这个我自然知道！
- 万：住在什么地方呢？
- 李：（又环顾左右，怕人听见）就在——就在——
- 黎：在什么地方？你说出来吧，没有关系！
- 李：就在街那头的大仙祠！
- 万：啊！大仙祠！（明白）就是住在大仙祠内的那一个乞——（住口，不忍说下去）啊！就是那一个人，脸色青青的，头发乱乱的，好像是生了病的人呀！
- 李：是呀！太太！病了好久啦！
- 黎：（下决心）姚太太，你先坐一坐，我马上就去找他——
- 李：（阻止）黎先生，求求你，你不要去找他吧！我对三老爷说过，我……我谁也不告诉的呀……
- 黎：李老汉，你放心，我是去救他的呀！（对

万)姚太太，我去一去就回来！

万：黎先生，要不要我也和你一块儿去？

黎：假如我劝他，他不听，再回头找你吧！

李：黎先生，求求你，你不要去吧！（恐慌。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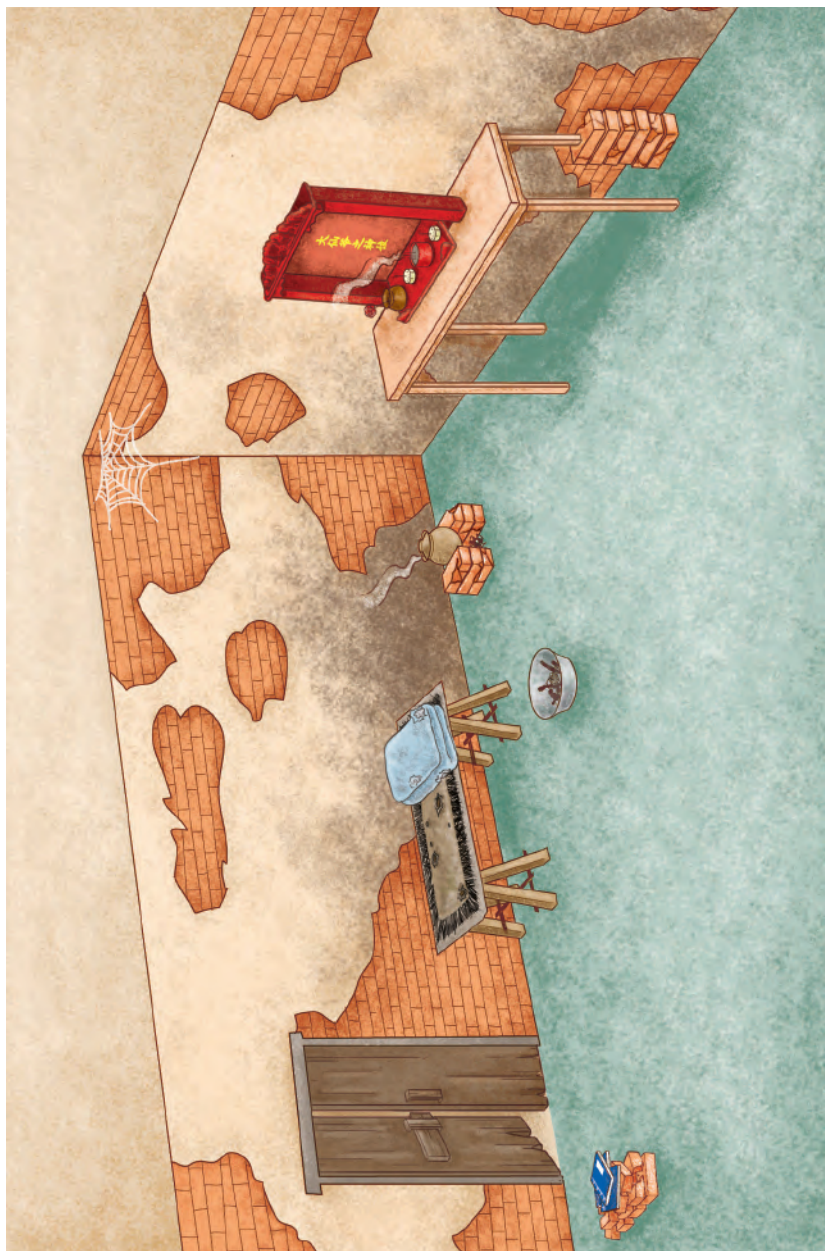
黎：（对李）你放心，我会去害他吗？（李老汉阻止不住，黎从大门下。）

李：（抽泣，捶胸）我害了他！我害了他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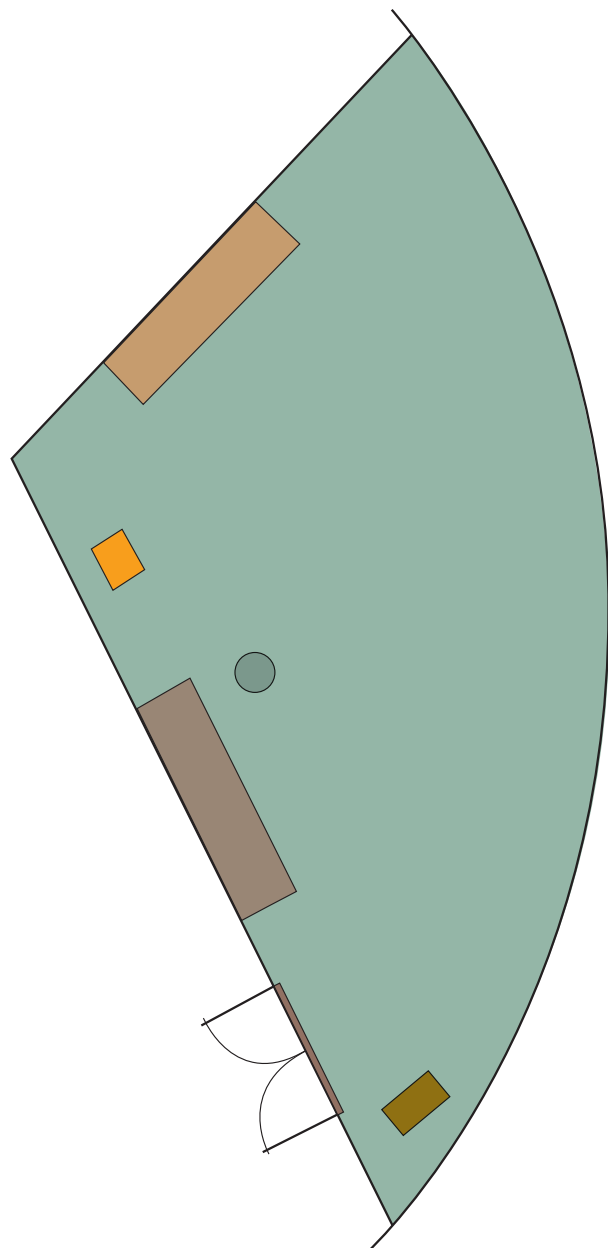
万：李老汉，黎先生是好人呀，他是去救你的三老爷呀！

李：太太！（哭）你不知道三老爷的为人！太太！我害了他！我害了他！（哭。）

（在李抱头痛哭中，闭幕。）



第三幕布景 大仙祠透视图



第三幕布景 大仙祠平面景

第三幕

时间：第二幕的当天傍晚。

地点：大仙祠。四壁剥落破旧，大门已经损坏不堪，勉强可以上门^①。“大仙爷之神位”写在一个旧破的神龕^②内，歪歪斜斜地放在破旧的木供桌^③上。桌子的脚只有三只，另一只断了半截。下边用几块破砖支垫着。桌上有个破香炉，炉内燃着一支香。没有烛台，代替烛台的是两大块半截的萝卜，萝卜上插了两根燃过的蜡烛棍。一个矮胖的玻璃瓶内，却插着一枝红茶花，放在供桌的正中。靠墙壁处，有张木板床，床上有堆干草。草上铺了一条破席子，席上一张旧被。床边一个脸盆，盆内有一些零碎东西。另一角，用破砖头搭了一个灶，灶上放着一个瓦罐，正在冒热气。靠门口处，有一堆破砖头。砖头上放着几本线装书，有一本是“唐诗三百首”。

-
- ① 门(shuān)：门关上后，插在门内使门推不开的木棍或铁棍。
- ② 神龕(kān)：供奉神像或祖宗牌位的小阁子。
- ③ 供桌：陈设供品的桌子。

人物： 杨老三：长头发散乱不堪，一脸灰尘，好像三天没洗过脸。一身油垢的灰布长袍。相貌已比第一幕衰老得多，但面容还算清秀。

黎先生

面包师父（剧中称师父）

面包徒弟（剧中称徒弟）

老五

杨寒儿

万昭华：穿的仍是第二幕的旗袍，但换了另一件绒线衫。

（幕启。黎先生推开大仙祠的破门，进大仙祠。庙内空无一人，空气污浊，似乎忍受不住这里肮脏的空气，不断在捏鼻子。查看四周，思索，以为走错了地方。但忽然看见供桌上的插花，取出细看，点头，才知杨老三确是住在这里。将花插回原处。又随便查看，见书，拿书翻阅。）

（杨老三这时拿着两个面包，慌慌张张，奔跑似地由门外冲了进来。一见庙内居然有人，怔了一怔，回头欲走，却被黎阻住了去路。）

- 黎：（陪笑）对不起，我并没有什么恶意。
（杨老三狐疑⁴地上下打量黎。）
- 黎：你先生就住在这里吗？
（杨老三没有表情地点一点头。又望一望门外，怕是有人追他。）
- 黎：（指瓦罐）罐子里的东西煮开了！
（杨老三又是无表情地点了点头。）
- 黎：（指插花）这枝花是你的？
（杨老三又点一下头，木然站着。）
- 黎：这枝花——
（黎的话尚未说完，面包师父及面包徒弟拿着一条棍子追了进来。）
- 徒弟：（对师父）师父，（指杨老三）就是他！就是他！
- 师父：（恶狠狠地一把抢去杨老三手中的面包）混账东西，死叫化子⁵！你想在老子跟前撒野，偷东西！混账！
（杨老三面现惊慌之色。）
- 徒弟：（对杨老三）哈，你丢下一角钱，就拿走两个面包，害得我师父说我偷钱！（说着就举起棍子向杨老三身上打去）混蛋，我打死你！打死你这个臭要饭的！
（杨老三挨打，不还手，亦不避开。）

④ 狐疑：怀疑。

⑤ 叫化子：乞丐。

黎： 大师父！（拉架）他就是拿你们两个面包，也犯不着这么打人呀！

师父： （见黎，颇恭敬）先生，你是这个叫化子的朋友吗？

黎： （支吾）噯，是的！是的！

师父： （笑）你别给我开玩笑呀，我看你大概是外来的人！你不用管我们的闲事！（对杨老三）喂，我问你：你下次还敢不敢惹你老子！

（杨老三不答话。）

徒弟： （又打杨老三）你是哑巴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！

黎： （阻止徒弟打杨，掏出一块钱给师父）好啦！好啦！我来赔你们！（接过面包）大师父，不要生气了！

师父： （对徒弟）好啦！我们走吧！（对杨）不管你是不是哑巴！下次再偷我的面包，小心我打断你的狗腿！

（黎扶杨老三坐在床上，见他头上流着血，掏出手帕，揩血。杨老三阻止黎为他止血。）

黎： 我姓黎，就住在这条街上。你饿不饿？先吃了面包吧！（撕面包给杨。）

（杨老三不接，扭转身，揩泪。）

黎： 你先生贵姓？

（杨老三不答，指门口，示意黎出去。）

黎： （指花）这枝花，是我折下来给杨少爷

的！你是不是寒儿的——（不好意思再问下去，因为杨老三咳嗽了两声，指门口示意黎出去。黎只好没趣地站起来，摇头，叹气，正要出去。）

（寒儿手提水壶及一包食物、药瓶等，推门而入。）

寒儿：（见黎颇为一怔）黎先生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你是在做侦探？

黎：（十分尴尬，红着脸）寒儿，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。李老汉已经把你们的情形大略地告诉了我和姚太太。我十分同情你们，想来看看我能不能给你帮忙。我没有什么坏心思。

寒儿：对不起，黎先生，刚才我误会了你！（一眼看见杨老三头上流血，吃惊，马上跑过去）爸爸！你怎么啦？（为杨老三揩血）你怎么啦？

黎：刚才卖面包的人来了——

寒儿：爸爸！是不是他们把你打成这样子的？

（杨老三点头。）

寒儿：（咬牙）这些人真可恶，打人也不能打成这样子呀！爸爸！（为杨老三贴胶布，洗脸）爸爸，你跟我回去吧！

（杨老三只是摇头，流泪。）



- 寒儿：爸爸，你又有病，又被人打成这样子，为什么不跟我回去呢？爸爸！（哭）
- 老三：（用手抚摸寒儿的头。慢慢地，吃力地说）这是我自作自受，我是心甘情愿！
- 黎：杨先生，你不是哑巴？
- 老三：（问寒儿）这位——
- 寒儿：这位是黎先生，爸爸，他是一个好人！
- 老三：（吃力地）黎先生！（指寒儿）他是个好孩子，请你多多照顾他！
- 黎：是的，是的，杨先生，你还痛吗？
- 老三：（吃力地）谢谢你！
- 寒儿：（哭着说）爸爸，你看你成了这样子，我和妈妈、哥哥过得都很好。
- 老三：这样我也就安心了！
- 寒儿：可是你……你为什么一定要躲起来？为什么一定要叫你自己受罪？（哭得伤心，把

- 头埋在杨老三的膀子上。)
- 老三：（摸寒儿的头）你不要难过，我这点苦算不了什么，我觉得太轻了。我应该受更重的惩罚！
- 寒儿：不，不，我们要送你到医院去！
- 黎：杨先生，寒儿说得很对，我们马上送你到医院去。（摸袋子）钱吗？（迟疑，思索，袋子空空）我给你想办法！去医院要紧！
- 老三：（摇头）去医院也没有用，医院就是医好了我的病，也医不好我的心！
- 寒儿：爸爸，你跟我回家去吧，在家里总比住在这儿好！
- 老三：我哪儿还有家？我有什么权利去打扰你们？那是你们的家，我没有脸进去！
- 寒儿：爸爸，难道我们的家不是你的家？难道我不是你的儿子？
- 老三：（叹气）寒儿，我知道你心肠好。不过，你哥哥、你妈妈是不会原谅我的。即使他们肯原谅我，也没有用。我把你们害得够了，我不忍心再害你们！
- 黎：寒儿，我看还是请你妈妈和你哥哥来接你爸爸，他或者会回去的！
- 寒儿：黎先生，你不知道我哥哥的脾气，他是决不会来的。（看老三一眼）要是他肯进医院就好了！不过，我不知道进医院要花多少钱？

- 黎：那么，明天就送他进医院吧！多少钱，没有关系。我现在就回去为你们准备。
- 寒儿：（揩泪）黎先生，那真是谢谢你啦！
- 黎：不用说谢谢的话，你长大后，记着“助人为快乐之本”这句话就可以了！好吧！你让你爸爸多休息一会，不要多和他说话，不要再伤他的心，不要再让他难过！就这样吧！我先回去，等会就来！
- 寒儿：谢谢你啦！黎先生，再见！
（黎微笑摆手，下。）
- 老三：寒儿，你也该回去了，免得你妈妈担心！
- 寒儿：爸爸，你不回去，我也不回去！
- 老三：（苦笑）傻孩子，你怎么又说起孩子话来了！你能好好读书，孝顺你的母亲，尊敬你的哥哥，（咳嗽）我就是最快乐的人了！（咳嗽）
- 寒儿：爸爸，你不要多说话了，你躺下来休息一会儿吧！（扶杨老三躺下。寒儿倒开水，察看瓦罐的中药。这时，李老汉推门而入，手中提了一小包衣服。）
- 李：少爷，你也在这儿！这是我给三老爷带来的几件衣服！
- 寒儿：谢谢你啦，李老汉！
- 李：（笑）少爷，你也学会给我客气啦！我李老头子虽没有读过什么书，可是也知道什么是好，什么是坏呀！

- 寒儿：可是，你为什么要把我爸爸的事都告诉黎先生和姚太太呢？
- 李：少爷，这个世上有坏人，也有好人啊，黎先生和姚太太都是好人呀！
- 老三：（挣扎起身）李老汉，你也来啦！
- 李：三老爷，我给你带来了几件衣服，秋天来啦！你也应该多穿件衣服！（见杨老三伤口，吃惊）怎么啦？头上怎么会有血？
- 寒儿：黎先生说，有两个卖面包的人——
- 李：唉，真造孽！要是我李老汉年轻三十岁，我非和他们拼命不可！三老爷，天慢慢凉啦！来，我给你加件衣服！（打开小包，取衣服为杨老三加衣。）
（李为杨老三加衣服时，寒儿累得坐在一边打瞌睡，睡着了。）
- 李：三老爷，你这样亏待自己，也不是办法呀！
- 老三：李老汉，我觉得应该要受更大的苦，才对得起死去的老太爷，也才能对得起我的良心！（叹气）唉，我唯一对这个世界上还有点留恋的，就是寒儿——
（李回头见寒儿已经睡着。）
- 李：（走过来推寒儿）小少爷！你醒一醒！坐在这儿睡觉，会着凉生病的呀！
（寒儿揉眼，惊醒。）
- 老三：寒儿，你过来！
（寒儿揉眼，起身，走近杨老三。）

- 老三： 寒儿，（咳嗽）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，听爸爸的话，时候不早了，你回去吧！明天再来！
- 寒儿： （高兴）爸爸，你答应进医院了？
- 老三： 明天你来的时候再说吧！你妈在家一定等你等得心焦了！你再不回去，爸爸心里就不高兴了！
- 寒儿： （张口，打呵欠，强振精神）爸爸，那么，我就先回去，吃过晚饭再来，（忽然想起）爸爸，我给你带来的几个包子⁶也忘了！（忙去取纸包中的包子递给杨老三）爸爸！可惜有点凉了！
- 老三： （接饱，吃了一口）还不太凉！寒儿，你回去吧！
- 寒儿： （对李）李老汉，请你多照顾爸爸！
- 李： 你回去吃饭吧！我会照顾三老爷的！
- 寒儿： 爸爸！再见！
（杨老三勉强挥手示意，寒儿下。）
- 李： 三老爷，小少爷真是一个好孩子！
- 老三： （吃包子）李老汉，唉！就是因为他太好，所以，我才下定决心不再回家！我实在不配做他的爸爸！
- 李： 你躺下来多休息休息！（指瓦罐）我看这药也早煮好了。我来给你倒在碗内凉一凉

6 包子：包子。

再喝。（蹒跚着过来倒药。）

（老五这时推门进来。杨老三一看见老五进来，即刻背转过身去不看她。）

李：（见老五进来，颇为吃惊）小姐，你找哪位？

老五：（轻声）老先生，杨三老爷住在这里吗？

李：（回头见杨老三转身而卧）小姐，你找三老爷做什么？他……他……（不知应该不应该说出杨老三的下落。）

老五：我在门外等了很久啦！刚才看见人多，不好意思进来！老先生，你是杨三老爷的什么人？

李：我，我，我是李老汉，我是——

老五：啊！我知道了！以前三老爷也提起过你，知道你是杨家的老家人！

李：是，是，是呀！小姐！

老五：我是三老爷以前的朋友，我想和三老爷说几句话，说完就走，你不用害怕，我不是坏人！

李：三，三，三老爷，他——他——

老五：你不用瞒我啦！我托人各处打听，才打听出三老爷的下落！老先生，你行行好！（顺手拿起水壶）你去街上再倒些开水来好不好？

李：（无奈何）好，好，小姐！（只好拿起水壶，怀着满腹狐疑，下。）

老五：（走近杨老三）梦痴，请你原谅我，我是